



沈喜阳，安徽池州人，定居合肥。做过小学、中学教师、出版社编辑，现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。新近出版《一位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儿子的48封信》。

魏晋之际，是文学自觉的时代。其实文学自觉的背后，是人的自觉，是对个体自我的肯定，也是对山水自然的发现。魏晋之际，可谓文、人、自然的三重自觉。萧华荣先生的《魏晋名士链》，以五代名士为主体，以“自然”为链条，以史学家的严谨、文学家的文采和思想者的深邃紧密结合，抉发名士的流风余韵，展示士人对于文、人、自然的自觉，把一个个蒙上时



2021 年读书报告



魏然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候选人

《梁庄十年》
作者：梁鸿
上海三联书店(2021)

看见和被看见是这本著作的主题。在日益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中，乡村被遗忘、被割裂或被污名化，成为城市的累赘。然而，作为一个不加评判的观察者，梁鸿静静地聆听和注视梁庄的每一个人，记录他们生命中的欢欣、谜题和困境，为乡村正名。作者用温柔的笔触在第二章中勾勒出乡村女性群像，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她们之间的相互体恤。

魏晋名士何以成为名士？

沈喜阳

间尘埃的面容精心擦拭后呈现读者眼前，并且把那些仍然鲜活的灵魂楔进读者心中。

跟随着萧先生的讲述，“魏晋名士何以成为名士”的疑问不断在我脑海展开又不断得到解释。萧先生概括魏晋名士的两大特点，一是清谈，一是任诞。思想上清谈玄学，从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开始；行为上任诞纵情，从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开始。此后的三代名士各有侧重。魏晋时期，把《周易》《老》《庄》称为“三玄”，清谈玄学主要是辨析“三玄”，是对于中国原有义理的进一步推进，更开启中国思想史上儒道融合包括东晋时期儒道佛融合之路。任诞的具体表现是肆意酣畅，不拘礼法。任诞纵情，一方面是发泄“浊世”的苦闷，一方面是对情本体和人本身的重视，同时在“自然”中发现了真正的“自由”，独得“天”真。“自由”抛弃了粗鄙的放荡（如部分名士的醉酒、裸行、狂骂），而深化了“任诞”的内涵。

魏晋名士之所以成为名士，更在于魏晋名士之“真”。魏晋名士展露出至人至性至情之真。他们在友人葬礼上不拘礼法而表现出真性情。王济去世，孙楚在王济葬礼上学驴叫，因为王济生前喜欢听他学驴叫；

顾荣去世，张翰坐上灵床抚琴一曲，弹奏顾荣最喜欢的歌曲；王濛去世，刘惔把最珍贵的犀角柄麈尾放在他身边，嚎啕大哭。他们的隐逸不是出于外在的逃避，而是出于内在的渴望，是追求整个身心的自然怡悦。所以他们既可以出仕，出山为官，整顿乾坤；也可以隐居，在山为士，安顿身心。更有一些名士，以头颅和鲜血书写了自己生命之真。且不说众所周知的夏侯色、稽生琴（夏侯玄临刑颜色自若，嵇康临刑弹奏《广陵散》），就是终日沉醉的三日仆射周伯仁，他出于名士之狂，在皇帝面前为王导一家求情而不肯对王导透露半句，临刑时却痛骂王敦颠覆社稷不得好死。再比如嗜酒好色的郭璞，以词赋为中兴之冠，以卜筮劝阻王敦之叛，以砍头践行报国之心，这才是名士之为名士之根本。

“翩翩浊世之佳公子”本是司马迁评价战国时平原君赵胜的，但是萧先生移用来评价魏晋名士，似乎更加天然凑泊。魏晋是浊得不能再浊的浊世，名士是佳得不能再佳的佳公子。世之浊，更反衬出土之佳。萧先生特别辨明，名士之清谈虽有其弊，但既非清谈误国，亦非红颜误国，而是君主专制制度误国。反而是名士，因为秉生命之真，重一己之身，退而

保身心之自由；进而担负家国之重天下之重而不失名士风范。正是作为渡江名士之首的王导，以清静宽松之政策，奠定东晋之基；作为江左名士的谢安，则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，保住东晋之业。最重要的是，魏晋名士第一次认识到己身之重，重于家国重于天下，这是最伟大的个体之发现。把之前天下国家重于己身的观念颠倒过来，这是魏晋名士之为名士的意义所在。



《魏晋名士链》
萧华荣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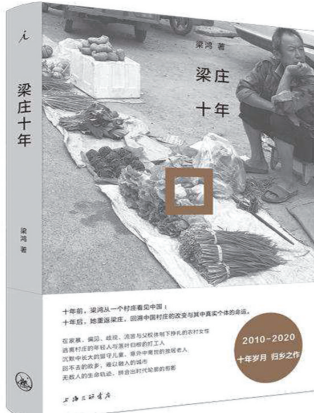
我读过的三本书

魏然

《月亮和六便士》
作者：(英)毛姆 译者：冯涛
译林出版社(2021)

去年，在看完高更的艺术展之后，我产生了重读以他为原型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的想法。恰好在今年十一月，朋友送给我这本书，仿佛冥冥之中有股力量指引着我重读毛姆。久别重逢，我发现由流言、猜疑和窥探所构成的人物小像背后，毛姆试图和读者探讨“艺术是什么”的根本问题。主人公斯特里克兰为了绘画创作，放弃了安稳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，颠沛流离，最后患病客死异乡。生前的斯特里克兰一直面临着来自于艺术创作和“内在生命”的冲突。正如毛姆所说，“将斯特里克兰彻底俘获的激情就是一种创造美的激情。这让他一刻都不得安宁。它驱策着他东奔西走”。斯特里克兰对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充满怀疑，却又因一度找不到合适的自我表达的途径而陷入创作的瓶颈，直到移居到太平洋中的塔希提岛上。与其说斯特里克兰的逃离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叛，不如说他的自我流放是向自己内在声音的妥协。康定斯基在《论艺术中的精神》中提到，艺术创作是以“在作品中表达内在感受为唯一目的”，艺术作品必须和创作者的内在生命紧密

相连。艺术家的首要问题是“表现什么”，而不是“如何表现”。有很多艺术家“热衷于寻求新奇的风格，生产出无数缺乏热情的作品，这些作品平庸庸庸，他们的灵魂出于昏睡状态”。在康定斯基看来，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是唤醒创作者和观看者的心灵，去认识自己——这似乎给我们阅读毛姆也带来一些启示。如果毛姆知道他书中的句子频繁出现在今天的各种“心灵鸡汤”里，带给读者的是仅仅是自我感动而不是反思，会不会狡黠一笑呢。



《梁庄十年》
作者：梁鸿
上海三联书店(2021)